

## Bug

日落的金暉探進了辦公室窗戶，腕錶的鏡面折射在白牆，湛然映著光斑。座椅上不知是誰和誰疲倦的肢體，好似某種道具。幾張埋首的輪廓，和挺不太直的腰桿，以及過於繁忙的時間，全都在斜陽的景深中，寂寂墮入夜晚。

又是一個加班夜。

48小時能完成什麼？裝潢師父裝修完十坪大的空間；電影導演拍攝出八個小時左右的影片；大學學測前，精神緊繃的考生，目不轉睛地把所有科目的重點再瀏覽一遍；體力充沛的自行車選手，縱橫南北環繞臺灣騎行一圈。至於一般勞工，除了盡可能符合勞基法工作16小時，便是移動、上下班、滑手機、吃六餐飯、睡兩覺，和上幾次大小號。身為資訊工程師的我，則是修復幾十個bug。

我總是懷疑時間的真實性與公平性。

馬克吐溫曾說過，假設你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，是生吃一隻青蛙，那麼接下來的一天就會很順利。所謂先「生吃一

隻青蛙」，顧名思義就是把最困難的事情，先解決掉的意思，否則拖拖拉拉，一事無成，但我的每一件事都好像需要優先處理，吞嚥不完的大小青蛙。

好想喘口氣！

沒空，因為時間不容許。

我辛酸地思索，焚膏繼晷的日子無邊無際，工作就是一切，公司對於我這個小小的工程師而言，就像是一座茂密的森林，我可以躲在裡面苟且偷生，但只憑藉著寄生的方式存活，就永遠走不出樹叢，我也始終無法挺拔起來。

月輪升起，下班時我恍恍惚惚地走在人行道，肩膀不慎擦及路人，我竟然沒發現，對方是同事小吳，而他也是心有旁騖，彷彿忙著要解決什麼事，沒空抬頭，於是雙方笑笑，匆匆閃過。下午，我在主管情緒粗暴時，選擇鎮靜，啞忍的姿容從未改變。一張紙疊的飛機，難免顯現摺痕，重複折疊回原來的形狀，摺痕並不會增減，但紙飛機也不會成為真的飛機。這讓我感到焦慮，自己彷彿是個匍匐在地、折返來去的貝類動物，而許多同事居然還引以為豪。

來到竹科這個高科技競技場，我會變成另外一個人嗎？

某夜，工作帶回租屋處，我的眼睛睜到破曉，走到窗前拉開窗幔，戶外一片死寂，街衢樣貌籠統，尚未清朗。我深深吞吐一口氣，回到電腦桌繼續奮戰，鍵盤敲打的嘈雜聲，在我太陽穴之間衝撞，我累得臥伏在桌案。

朝暉，錚亮的陽光，像刀刀狠狠刺入窗內，人車市聲逐漸喧騰，一簇簇朝往園區上班的人群，宛如病毒組織般，分裂繁殖擴散，越增越多。

我回想，在應徵本工作要面試的前兩天，我去馬偕醫院就診，看病的歷程像是置身另一條時光隧道，神經內科醫生問診時，臉上的線條嚴肅，以操縱型的口吻敘述，非要把我說服到接受為止，我像個犯錯的小孩，頻頻點頭，醫生開好處方，並叮囑要按時吃藥，我說好。

藥袋被我扔進垃圾桶。

我只是自律神經失調，我覺得還好。看完病走出醫院時，我感到亢奮卻有些惶恐，因為我將要到一家名聞遐邇的光電大廠接受面試考驗，我真能成為竹科工程師嗎？心中思忖，只要懷抱著希望，並且做足準備，好運自會降臨。何謂好運？遇到對的人、做對的事，再把好的假設，不斷地延伸，就會產生無限可能，我這樣鼓勵自己。

當天傍晚，氣象預報颱風已從東北角加迅速撲來，我趕緊去超商採購一些存糧，買完後，一個人在園區周邊遊蕩，我要讓老天爺知道我的強悍。

獵獵的風輪番襲來，白色塑膠袋飄旋在空中，瞬間被強風遠拋撕扯，其後孤伶伶地掛在樹梢搖晃。走在空曠的路段，風勢更猛，背後暗紅色的穹頂，一團團的稠雲緩緩飄移，我加快了腳步，使勁地頂風而行，感覺有些艱難。

眼看雨水欲落未落，我掀開背包找雨傘，倏忽，一疊影印的紙頁，掉落飛散，幾張A4紙捲入了驟風裡，猶如幾片白色的翅膀，被氣流剪送到空中，劃出優美的弧線，旋即翻飛至更遠之處，流落四方。

隔兩天我面試通過。

我在金山街區租了一間小套房，母親對我老是放不下心，還特

地從南部上來看我，她一看見我就叨唸個不停：「房間怎麼這麼亂？你怎麼又穿那件舊舊的運動外套？鬍渣也要刮乾淨啊……」我如果一回嘴，她又會發出一堆感嘆詞：「唉！你爸死得早，媽媽現在老了……」她甚至會啜泣擤鼻涕，這種情境對我來說極為熟悉，倆人鬥嘴的對白，推推搡搡，唯有順服聆聽才是最佳的對應，辯解只會喪失了言說的意義，我遂選擇沉默。所幸，當她談到我在園區找到了工作，明顯鬆了一大口氣。

我彷彿是她腰圍上，那一大圈的肉脂，怎麼樣也減不掉，怎麼樣也卸不下來。

「兒子呀！你好棒！」母親的稱讚，是我成長至今一直不曾或缺的東西，我對這類褒揚的言辭也早已麻木，但從她口中說出的類似話語，依然會讓我感受到一種恐懼，形成無形壓力。母親卅六歲才生下我，眼前的她，雙眸窩在一堆褶皺中，被韶光鐫刻的紋線爬滿面顏，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還要老，以往的黑髮已如冬日山巔，覆蓋了白霜，一綵銀絲，半遮半掩，若隱若現，聽覺也有點失靈，說話聲頻必須放大放慢，她才聽得清楚。

你說什麼？她又問我一遍。

金山街區座落於竹科旁，聽說多年前此處盡是農田與荒塚，因諸多科技新血從各地湧入，公寓套房遂增建擴張，街區已有廿幾條街巷。我發覺，這裡租賃的套房都有著雷同的特色，就是每扇門窗裡，都住著一千寂寞的人，某個宅男、某位單身女子、或是一對年輕男女情侶。某晚我從窗簾縫隙窺看，住在我三樓公寓正對面套房的男子，孤家寡人回到房間，從他吃完晚餐便當的那一刻起，便獨自坐在電腦桌前，一動也不動。半夜我起床如廁，往窗外一瞧，倏

然驚覺，他還凍在原位，但頭顱歪斜，他該不會是掛了吧！

須臾，頭顱扭了一下，把我嚇了一跳。

街區小小的畛域裡，男眾女寡，晚餐時刻是證據，我習慣在餐館裡連結窺伺別人的生活，儼然盲人一般，斜歪著腦袋側耳傾聽。某晚我坐在角隅吃飯，一眼望去，大都為男性顧客。有個女生，她的腰際被一名男子的左手纏繞，兩人親暱的模樣映在我這個宅男眼眶，感覺餐食有種酸味。

我的前方，坐著一位形隻影單的男子，他不停滑手機，看起來很忙，外貌純然是個典型的孤僻科技男，我從他點菜、用餐的樣子，就能大略窺知。他離開時，資料袋留在座椅上，忘記帶走，我趕緊追了出去。

東西拿給他時，他表情平淡，一聲謝謝，似乎將之視為尋常，我突然覺得他好面善，經過探詢，真巧！他就是住我對面套房裡，鎮夜打電腦的男子。他叫振文，是我在金山街所認識的第一個朋友。

假日我倆約在星巴克聊天，他身穿藍色牛仔褲，褲子褪成慚愧的顏色，T恤也像是歲月換來的蕭條。一雙眼神沉滯，像淤積著憂煩的瑣屑，粗獷的手臂長滿汗毛，嘴巴一說起長長的句子就聾牙，雙手則不時地在茶桌上比劃著。總之，身上裹挾著一種鬆鬆垮垮卻又不以為然的獨特氣味。

和我一樣。

他漫不經心地攪動著咖啡勺，發出了撞擊杯壁的聲音，然後幽幽地說：「我快累爆了！」他說他是個軟體工程師，在資訊技術日新月異的浪潮下，逼著他不停地追趕。

「他媽的！微軟三不五時就更換作業系統，害我又要重新再忙一次。」振文顯現出心緒煩躁的後座力。

「你知道什麼是孤獨嗎？」他突然問我一句。我愣神，沒接話。他說他某日上班前，故意在左手臂吊纏著繃帶，其實根本沒受傷，目的是為了讓同事們，只要看見他，就會來關切跟他搭話：「你的手臂怎麼了？還好吧！」

下班後他一個人躲到大樹下拆繃帶，笑得好大聲。

假日凌晨2點，他在公司line群組發了張截圖：「呵呵，這張照片的旁白超好笑——把你的小鳥拿出來給大家瞧瞧！」沒人讀取。

凌晨3點，他又問：「大家都睡了嗎？」沒人讀取。

到了中午，他發了張早安圖和訊息：「我靠！都還在睡？」

有人讀取，但沒人回覆。

我深深體會他的感受，我說我也是個孤獨者。暗夜我待在套房感覺無聊時，總是會把燈全關上，然後挑選一部淒厲的鬼片，靜靜捧著抱枕觀賞，這樣房間裡就不僅只有我自己一人，身旁都是好兄弟。有時走在馬路上，我也會跟在一堆人的後面，這樣可以讓別人以為，我和他們是一夥的。

他告訴我，孤獨者就像是困在一個三角形裡的人，不管三角形怎麼變化，怎麼移動，「內角和」永遠是180度。這是幾何學，絕對無法改變的事實。

他問我有無女友，我毫無芥蒂地回答：「沒有啊！你看我微禿的額頭，髮量疏落，我媽卻說十個禿子九個富，額頭高的人運勢都很好，她還舉例，許多好萊塢的光頭演員——巨石強森、布魯斯威

利、傑森·史塔森，都大受歡迎。

從我小時候開始，我媽就以摸我額頭為樂。他豪邁地狂笑，眼睛眯成了一條線。

振文說：「那我比你強，我有個女朋友！」我眉頭聳起，半信半疑，以一種困惑的眼光瞅著他，並好奇地問道，是公司同事嗎？他說：「不是！她超美的，是個年輕的正妹，一頭秀髮，眼瞳明亮，睫毛濃密如花蕊長翹；肌膚細緻，臀翹，胸大豐滿，觸感彈嫩，長腿細腰，臉蛋小巧，氣質清純。」我驚呆了，眼睛瞪成兩個大圓圈，嘴巴張成了O型，像漫畫裡的人物一般。

「真的假的？你在唬爛吧！」我問。

「真的啊！她真的是一個『矽膠人偶』，你不要誤解性愛娃娃，好像擁有了娃娃，就是個變態，我知道自己需要什麼，她能照顧我的慾望。」他說。

「那種性愛是假的吧！」我小聲地問。其實，我也沒有性愛經驗，我也搞不清楚何謂真假的性愛。他說：「真實的情感，在人的身上會產生壓力，也會讓人的心理產生掛礙。現實生活中，有很多無助和無能的事，而想像的東西，可以給人帶來快樂，那是一個安全的領域，屬於自己私密的世界，可以放鬆並拋開束縛；你不要覺得汙穢。我認為，性並不髒，男人在性方面的滿足相對簡單，而且直接，和矽膠娃娃調情做愛，完全沒有心理負擔。」

我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評論振文的想法，他在科技業煩瑣工作的歷練下，早已鍛鍊成鋼。他有專屬於自己的人形伴侶，心理需求大於生理需求。人本來就孤單，情人、朋友、家人終會離開，矽膠娃娃卻永遠不會死，也不會無情離去。他十分坦率的言辭，讓我心中

感到一絲奇異的鬆弛。

我去洗手間回來後，他又侃侃而談。

他說，有個人，大約卅歲，父母在，但各分東西，互不聯絡，銷聲匿跡，形同雙亡。他和姊姊及親友關係疏遠，跟同學往來也是若有似無。某日他生了一場大病，沒死，好可惜。

後來他找到一家知名的科技大廠去上班，日子變成工作、和兩眼不離機臺，剩下的時間是睡覺，彷彿與這個世界失去了聯繫。我打斷他的話：「你說的人是你吧？」他詭譎一笑，噙到口水，咳了好幾聲。

我猜對了。

有一天他遞出辭呈，然後手機關機，一個禮拜後才打開，發現除了公務電話號碼，誰也沒找他。我實難想像，他的指尖，敲打過那麼多的科技產值，身為科技專才，怎麼說辭就辭？

振文說，那一刻，他突然領略了一些事情，就像水滸傳中魯智深最後的頓悟：「錢塘江上潮信來，今日方知我。」辭職期間，他鎮日坐在電腦桌前，木然地打著線上遊戲，整個人像精神病患一樣，不停對著空氣講話。未料，沒隔幾天，居然接到他父親的電話：「你媽走了，喪禮是下禮拜天，你提前請假回南部一趟……」他掛完電話，雙腿軟綿綿的，心臟也是。他發呆停頓了一會，才回神，像是被什麼事提醒了，電腦螢幕裡震耳的遊戲聲光，嘎然而止。

振文講到這段時，我望見他眉心蹙成一個「川」字。

他說，他和他爸上一次的見面，是兩年前的事了，他父親坐在公園情人椅上，只談了一件事，卻對振文重複講了三次，就是有個喪偶的婦女想嫁給他，但父親不想離婚。「哦！」振文明白語意後，

轉身就走，沒有妥協的餘地。

如今，他父親真的也成為喪偶人士了。

奠禮上，他看到他爸凝望著母親遺像，表情凍結，一語不發，他說他爸應該可以更虛偽一點，至少眼眶微微濕紅，但神色淡漠至極。他喟嘆了一聲！

振文說：「上帝最大的敵人不是撒旦，而是冷默。」自從他投身科技工作後，就深諳其義。自己回到新竹後，他忽然意識到自己完全不需要這個世界了，一具殘軀可以躺在散發異味的被窩裡，僅僅依賴少量的氧氣和養分就能存活，就像是珊瑚一樣黏附於海底。

「生命，無所謂好壞，都只是經過。」他淡淡地吐納這句話，講得雲淡風清，如同沙灘上的一行腳印，深深淺淺，海浪來回沖刷幾次後，痕跡變為模糊，彷彿是種遺棄，人的命運顯得如此渺小，如此不重要。

他接著講到了重點：「不死，就得要繼續活下去！」辭職之後，他頹廢一陣時日，每天研析哲學義理，諸如：「康德說，痛苦就是被迫離開原地；史賓諾莎認為，一切確定的，皆否定；而馬基雅維利表示，目的總是為手段辯護。」

最終的結論，就是：「不工作，沒收入！」

心中的矛與盾，徹底對決以後，他終於明白，精神糧食解決不了饑餓問題。

過沒多久，他又回到園區上班。振文說，一回到公司就職，那種不適的感覺，就像是寒冬凜冽，但熱水器損壞，卻仍咬緊牙關，僵在冷水的噴頭之下，沖著澈骨的冰水。當頭腦醒神，他立志要賺大錢，然後買房、買一部特斯拉，再結婚生子。

那你的矽膠人偶嘞？我調侃他一句。

他說：「送你啊！」我趕緊拒絕：「拜託！你用過的耶，好噁！」

那日我和他聊到了天黑，倆人才揮別，他所描述的生活點點滴滴，摻雜著甘苦的人生，那不是一時半刻就能全然消化掉，並且安之若素的。我心裡暗想，竹科的工作，就像是捕鼠籠裡擺放的蛋糕誘餌，如果無法克服飢餓貪婪，鑽進去吃了蛋糕，籠子就會把身體牢牢關住，那麼我就必須要困在這個孤獨的處所，甚至於待上一生。依據這樣的隱喻，蛋糕我還是會繼續享用，當然也會適時進行頑抗，誰都不可能鼠籠裡長生不老，持續存活下去。事實上，我也沒什麼地方可去，就像是左腳走了一步，右腳一定要跟上來。

以前我在臺北科技公司任職，和某個同事交情不錯，他某晚突然來電，詢問我在竹科過得如何？手機裡傳來他咀嚼食物的聲音，為了要讓他忌妒，我故作欣悅地回答：「還不錯啊！工作量稍微繁重，但早已駕輕就熟，薪資酬勞也算優厚，而且這裡的同事和主管，人都很好。」

我說了謊。

對方一陣猛吸吸管的噪音，然後說：「真羨慕你啊！竹科新貴要請吃飯哦！」

隔日一早進辦公室，精神尚未正式進入警戒狀態，辦公桌上的分機話筒即瘋狂作響。主管急忙把我找過去，他嗓音鄭重：「你昨天處理的那個專案，程式又掛掉了，你趕快重新 Debug，把程式的錯誤找出來，把它完整修復好……時間緊迫，不要拖延……」一大串連珠炮般的聲音，彈到天花板後掉在我頭頂，像是一種悶悶的責備。

主管是個話癆，當我表情凝固時，他又倒帶，重複講了一遍，叨絮的聲音在我腦袋裡嗡嗡響個不停。

「喔！好的。」我的回應如一片落葉，漫不經心的掉了下來，在空氣中泛起輕輕柔柔的波紋。轉身，我沉重的步履，徐緩地走在廊道上，地面硬硬響起安靜的聲音。

「又要 Debug！」我嘀咕著。這套程式從頭到尾都不是我寫的，我也不是這個專案的成員，為什麼又找我？心裡一陣翻江倒海，波濤洶湧，真所謂：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『新』人！」新來的菜鳥，總是容易出狀況，總是要做更多的事情。

平日我忙於程式撰寫，整合機臺資訊，並開發數據分析系統，但最不想碰觸的工作，就是 Debug。但是在公司，自己忸怩的情緒，彷彿根本就無暇去理會。只要如期完成主管期待的成果、只要全力揪出扞格的 bug、只要判斷錯誤類型予以修正、只要確切解決問題，就可以活過一天。

然而有些程式確實太複雜，裡面囊括了很多層的物件，無法像腳本語言那樣執行，或用刪去法來找出 bug，所以就要重新堆疊。在操作的過程中，要一直不斷地檢查中間過程是否正確，猶如堆積木一般，一根一根地堆，慢慢地檢查，如果過程又冒出錯誤，積木瞬間垮了下來，心跳漏了一拍，找不回來。

更惱人的是，某些純漏，分明知道錯在哪個地方，但就是「看」不到錯誤。簡單地說，Debug 之所以困難，就是縱使知道「錯誤」擺在眼前，但也不代表能修復它。我深覺，資訊工程師本身，就是一個複雜的 bug。錯誤能隱瞞自己，但沒有一種錯誤，能夠解決錯誤。

絕大多數的人，都希望事情能在最短的時間內順遂解決，就像是遇塵蟎過敏，伸出手掌捂住鼻子，正好接住一個急遽的噴嚏。我想，我真正需要的是，一份通天的本領。

「不想幹了！」

想想而已，沒說出口，趕緊煞車，吞回嘴裡。我屢屢自問：「所以，你想做的事情是什麼？」

沒有答案。

托腮。想像某種情境，人掉進了幽邃的窟窿，張目所見盡是黑暗，能聽到的聲音就是俱寂無聲。黑暗讓人感覺空無，無聲無息也意味著什麼也聽不到。工程師的抑鬱，常陷溺於這種虛無的矛盾，煩惱有時就存在意識裡，眼睛看不到，但突然間，意象轉瞬變成了實體，彷彿周遭湧來嘩啦嘩啦的水，慢慢蓋住了腳掌，淹沒了腰，最後滅頂覆沒。

某日下班，一位也在竹科工作的大學學長約我到市區聊聚，他大我三屆，目前已升任管理階層，是一家科技應用公司的經理。他身穿筆挺西裝坐在我對面，將口袋裡的 iPhone 取出放在桌邊，手指調整領帶，並捋了捋已經很整齊的頭髮，嘴角掛著一絲笑容，眼睛閃著輝耀的光。多年未見，他一連串的動作，讓我感受到時光流逝產生的隔閡，他身上新生的成熟，已湮滅了往日鮮明的老成。明明是同一個人，面孔與氣韻卻和往常迥異。說不出是哪裡多了一寸，或哪裡削去兩公分，令我有些侷迫，一呼一吸間，都感覺彆扭。

學長劈頭一句：「你怎麼還是那麼瘦？瘦得像樹根似的，以後我來撫養你吧！」

我說：「學長，您以前講起話來一板一眼，現在風格完全改變

了！」為了掩飾我臉上一絲的不自然，我啜飲了一大口咖啡。學長聊起他剛來竹科時的煎熬，彼時只是個品保工程師，早晨上班因為怕塞車，所以他每天破曉六點多就出門，往往一整天待在公司就是十二小時，熬夜對他來說是稀鬆平常的事。他說，待在竹科工作，生活作息與身心健康都出現了問題，時時都要把自己上緊發條，日子全然被工作佔據，他賣給公司的不只是上班時間，整个人生儼然都被枷鎖給銹住，在園區工作，簡直像是來到了軍營，服志願役報效國家。

我問他工作那麼操勞，身體怎麼受得了？其實，我是在幫我自己問這個問題。

他感嘆地說，生活品質很粗糙，一有閒暇就去跑步或爬山以鬆弛身心。只不過，有時候忙得連生病的預兆也忽略了。有次他工作到氣力放盡，七點下班，當時罹患重感冒還發燒。他手握方向盤，望著園區綿延的車燈，絡繹不絕的車輛穿梭於夜闌，不知車從何處來，又將往何處去，彷彿黑夜海面上洄游的魚群，前後相續，碧鱗在月光下熠熠閃爍，逐一潛入墨暗的海裡。下班的園區，車潮熙熙攘攘，往往要等到良夜深沉，才會寥落下來。他感覺渾身綿軟，決定把車開往竹北東元醫院。

曾經想過有死掉的可能。他說。

經過急診室醫生診斷，判定為肺炎，於是即刻辦理住院。半夜，他推著連結靜脈的點滴架，兀自穿行病房靜穆的走廊，縱使手腳動作再怎麼輕軟，沉重的回聲無可避免。倏忽，濃稠的痰液在喉頭哽住，肺痛，一陣咳嗽如列車轟隆蹣跚，張開嘴卻失去聲音。衛生紙擤出鼻涕，猶如拉扯一條白黃的蛆，黏痰摻合血絲，心緒隱隱不安。

他說，他意識到生命的危機，心想在昏暗之處，是否有個鬼差正舉起鐮刀，面無表情瞅著他。他在園區工作的太太跑來病房看護他，卻累垮在躺椅上，呼呼大睡。他在單人病房裡遠眺天空，彷彿愣在孤寂的岸邊，等待一艘沒有班次的小船。

隔日一大早，他竟然還接到詢問公事的電話，他和同仁講完電話後，剩下的最後一丁點力氣也瞬間耗盡。頓時，他皺眉長嘆，消沉地平躺在病床，完全不想動彈。

片晌，他手機又接連響了三通。

他說：「沒轍啊！繁忙的生活，根本沒有時間生病。」他催眠似的告訴自己，絕不能輸在生病這個環節，一股不撓的意志，驅使他產生強大的決心。為了更好的將來，為了股價的利益，還是要朝乾夕惕，還是要把身體當機器。想想，只要把十年的工作期程，壓縮為五年，存到了一定的錢，就能達成設定的目標，獲得自由了，就像獅子將自己的腳掌，猛力地踩踏在獵物的頭上，必須僵持一段時間。

而他更知道，一鬆手，什麼都跑掉。

於是他提醒自己，一定要挺住。住院一周後即康復出院。

我問他，那你現在已經奮戰到第幾年了？他乾笑一聲：「第六年，錢雖然賺了一些，有房、有車、有妻兒，達到預設的目標，但是不夠『充分』！」

我問，那要賺取多少錢？或是獲得什麼樣的職位成就，才算「充分」。他說，這是許多人都會問，卻沒有人能正確回答的問題。我只能告訴你，園區這個晝夜不分的工作城，它的動力，就是競爭。生產線上如旋轉的摩天輪，不能停頓；產品良率、交貨時間的標竿，

必須形同瑞士鐘錶般精準，分秒橫在眼前，容不得出一點差錯。賺大錢是一個值得員工賣命的誘因，而科技的研發創製，則是一種驕傲的成就感。想想，能把別人做不到的事完成，創造出新異的功能，那種成就感比鈔幣還有價值。

他最後強調：「有時候在竹科，我求生存的壓力與危機意識，感覺特別強烈，因此，我不斷地抵觸人性，始終維持著愚蠢的激情，彷彿是個披盔戴甲的騎士，手持著長矛，挑戰巨碩的風車。我工作的狂熱，幾乎已經達到『喪心病狂』的境界！」

他自信的目光不容質疑，聲調平和，不偏不倚。像是高過幾個頭的長輩，教誨著矮小孩童，讓我的內心起了震撼的作用。

在相互道別之際，我補了一句話：「學長，您是這個世界上，我第二崇拜的人。」

學長問：「那第一崇拜的人是誰？」我說：「第一崇拜的人，從缺！」學長聽完哈哈大笑，跟我揮手說再見，他回竹北宅第，我則返回金山街。本想搭計程車，想想算了，省點錢，遂去搭公車。車廂內還有座位，但我懶得走過去。我拉著扶手凝看市容。一幢幢嶄新的大樓突起，覆蓋了天際線，竹科園區的創建，引來眾多其他縣市的人口，成為這個區域的養分。多出來的人們，帶來了多出來的風貌與情緒，每個人被環境擠壓，或自我壓榨，灌溉出整座城市，景象一片富庶。

光復路打結的交通，還是一樣忙亂，城市沒有錯，外來的人也不是問題，只是我思索再三，我自身的時間，為何變得如此貧乏？眸光無意識地掃視夜景，又收了回去。

猝然，前方路口竄出一輛外送機車，前輪斜刺而來。所幸司機

反應快速，狠狠地踩踏住剎車。雖然兩車並未碰撞，但猛烈的慣性作用，將全車的人紮紮實實地前拋後甩。佇立我側方的高胖男高中生，直直衝撞到我身上，我環抱住他，但我胸膛疼痛不已，下體也因為被他的膝蓋撞及，極為不舒服。我只比跌坐在老伯大腿上，那名雙腿叉開、驚聲尖叫的短裙女子，顏面稍微能保留一點。天啊！我生平首次感受到乘坐公車的窘迫，這件事情如果告知了同事朋友，想必日後會被當成訕笑的材料。當下默默立誓，我一定要飛黃騰達，買部豪車代步。

園區的工作，讓我天天弄得像從泥濘裡爬出來一樣，忙碌的生活像偶有縫隙，自己也只能在罅隙的微光裡沉浮，不論晨昏，好似蜘蛛伏在一張疏落的網絲裡，逡巡來回，一無所有，然後熟諳困頓的意義。

佛陀云：「走過一條河，而保持不讓河水觸碰到你的腳。」意謂煩惱是空的嗎？

從小到大，我資質算是聰穎，學業優異，一路順遂，做慣了抬頭傲氣的天鵝，但來到了這裡，修長直挺的脖子，也不得不低下頭來。科技公司裡高學歷高能力的人才比比皆是，一波波湧現的工程師，就像前線的士兵，在烽火之下，前仆後繼地衝向戰場，我們在園區的快轉輪帶上拼命奔跑，跟同業匹敵，與全世界競爭，永無休止地挑戰極限。

某夜我在公司加班，捻亮桌燈，盯視電腦，累了，不停地自我按壓「責任制」的肩背，鍵盤敲打的力度忽強忽弱，程式再三調試，系統過於複雜，需要大興土木，一時無法查知程式運作的指令和敘述組合，釐清裡面到底發生什麼事。手肘無意識地掃向一邊，還沒



反應過來，桌上的瓷杯已成為自由落體，響聲鏗鏘刺耳，室內龐大的沉寂，應聲而碎。

當機，重開，再當機。那些婉轉不得的遷就與面對。

忽然想起某件事情，才知道還沒忘記。有一次，我接到同事女友的電話，她要我轉告同事，不要再來煩她了，我還沒回答，女生就掛掉電話，我愣了一會，因為同事已經猝逝。

這就是人生。

隔日中午，我外出用餐返回，突然瓢潑大雨下得又窘又急，有位面貌姣好的年輕女子，一手撐傘，另一隻手裡的袋子不慎滑落地面，她在眾人瞥視的目光下，默默彎腰撿拾散落的東西。我一個箭步衝過去蹲身幫忙撿取，一陣隱微的體香撲鼻，抬頭，承接某種有溫度的視線，眼睛對上了的眼睛，因循半晌，我望見一雙深墨色的瞳仁，黑得泛光。

「謝謝你！」她細聲致謝。

「妳的……傘開花了……我的傘借妳吧！我公司很近……我跑回去就好。」

我的聲腔拗口，囫圇不清，彷彿羞赧的同學，還沒做好心理準備，就被老師叫到講臺演講。

她說：「不用啦！謝謝你！」我的善意好似半根冰棒全塞進了嘴裡，不想被發現，也凍得說不出話來。霎時，一名男子斜看我一眼，他徑直走過來幫她拿袋子，倆人交疊的背影比我預期的還親密。

我不需要問她是哪家公司了。

現代社會哪裡還有雨中邂逅的韻事！我還以為，那些爛到沒人

看的言情小說，純美的章節是真的。

其實，這個女生，我已經第八次遇見她了，但她從未遇見我。

當日下班回到租屋處，打電話給振文，我一句：「好久不見！」他即伸手拉開窗簾，站在窗口和我對望。我說：「我們的距離會不會太遙遠！」之後，倆人下樓，走到附近超商聊天。三週沒見，廿幾天，他說我更瘦了。我向他傾吐工作遇到了瓶頸，以及搭乘公車受傷和雨中搭訕女生之事，所有的噩運，完全無法敷衍或推諉，就像是屋子裡突然停電，眼前暗黑，突然不知道腳要往哪裡踏。

他神情懇切，勸慰的言辭，令我忘卻落寞。他說：「遇諸事不順，就往樂觀的方向去想，人生萬事，劫就是緣。幸福是靠失去換來的，不是吃一顆蘋果，就能平安；要沉得住氣，守得雲開，便能見明月；鼻涕猛流，莫怪都是北風，無論生活有多麼落漆、鬱悶，轉瞬之間，灰飛煙滅。你的執念太深了。」

我感覺，他比高僧還會開釋。

他說自己曾經失戀，女友移情別戀，愛上了有錢的科技男。分手那一晚，女友冷冷望了他一眼，然後頭也不回地走掉，背影被街燈拉得好長好遠。

這個殘忍的故事尚未結束，他喉聲極微，以嘴唇形狀發出氣音：「當晚我去買春！」我遞給他一瓶礦泉水，試圖沖淡這齣悲劇，那是我無從參與的部分。

轉移話題，我詢問他的近況，他淡然一笑說還好，回應有些閃爍，不知道在隱忍什麼，或是克服了什麼。隨即勸我情緒要放鬆一點，他掩口低聲探問：「你懂性愛的高潮嗎？」我搖搖頭。

他說，那一瞬間，宛如觸電，渾身抖動一會兒，然後喘息，僵

直，鬆軟。

我說：「不知道。」

他提及史蒂芬·褚威格的小說〈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〉，暗示著男人的成本是一夜，女人的成本是一生。男人的性不一定要有愛，只要獲得歡快就好。他一邊說一邊拿給我一張白牌車司機電話：

「你壓力太大了，去舒壓放鬆一下！」

當晚，我原諒自己了。

長久以來，我一直遵守行為的誠律，如今我要把放浪當作是一種反擊或逃離，就算是行屍走肉，也要讓魂體就範。

夜色翳暗，白牌車停靠我住處的街口，我壓低帽緣猥瑣鑽入汽車後座，車頭迴轉駛離街區。運將嘰哩呱啦地和我攀談：「那家養生會館超讚，你……」他撇著頭，講話速度飛快，語辭毫無避諱，我看著窗外，不回任何話，當下制止了尷尬，他才噤口。

心中突然覺得異常忐忑，腳下像是踩在斷崖邊緣，肺腑吸納著爆表的不安，意識裡儼然有股力道在威嚇、拉扯。我火速定義，這是釋放壓力的情慾冒險，不是殺人放火。人生第一次，不管了！

汽車穿行一條條街道，我回過神來已經抵達昏暗的場域，舉目，人煙蕭索，周邊有幾間古舊房舍，沉浸在靜謐的倦色氛圍，流露出貧瘠枯敗的景象。門口站立著一位濃妝豔抹、酥胸半露的婦女，她長而柔的手指像彈鋼琴似的朝我揮舞，眼睫頻頻眨動，猶如擠出一抹嫵媚的假笑。我內心忽然有種犯罪式的神聖，抬頭，養生館外有塊醒目的招牌橫列：油壓、指壓、推拿，按摩、排毒。

運將引導我入內即離去。櫃臺豐腴的中年女子晃著胸脯走近問我：「帥哥，你要成熟的還是年輕的？」我答：「年輕的。」她引

導我上樓，我跟在她後面，直視窄裙裡兩片肥臀扭啊扭，我失速的心跳敲擊著胸口。二樓走廊上赭紅的壁燈，光線黯淡，一扇碎花的窗簾遮掩住人間的私密，疊滿毛巾和衛生紙盒的層架後面，另有一道暗門，推開，進入密室，四壁皆以層板封實，全然不透光，隔絕著肉慾的寂寞。

室內空氣渾濁，夾雜著刺鼻的廉價香水味，氣息雜沓腥羶，讓人感覺胃囊裡的食物快要爬出出喉嚨。一名長髮女子對我漾起微笑：「帥哥，你要泰式按摩嗎？」我問她泰式是什麼？她嗲聲嗲氣地說：「就是跪著按摩，從頭按到腳。」她蹲身拿取毛巾時，圓嫩的乳房北半球，一覽無疑，我呼吸的節奏紊亂起來。

聽她的口音像是越南女子，外表年輕，身材嬌小卻豐潤白皙，瓜子臉帶點鄉土味，稱不上貌美，但大眼汪汪，口紅唇線鮮明亮麗，讓人興奮。她清純的目光狐疑地看著我說：「你是不是竹科那邊來的？」我頓時愣住，暗想她怎麼知道？

「我不是！我只是一般上班族。」我推著眼鏡說。

在這種地方，不需要誠實。

她說，她有不少園區的熟客，他們是電子晶圓廠的輪班作業員，工作很累，所以常來這裡舒壓。她叫我去盥洗，再躺平。她微笑地梳理長髮，盤捲起來。

「我從來沒有來過養生館……」我吞吞吐吐，心口的震顫讓我難以換氣，我心裡有種罪惡感，想打退堂鼓。她問我怎麼還沒去盥洗？旋即褲袋裡手機鈴聲大響，我拿出手機斜睨，是公司主管來電，不接。鈴聲循環兩次後，螢幕出現一行訊息：「機臺電腦中毒，當機了，你趕快過來！」

我心頭一顫，連忙向女子說：「不好意思！我臨時有事要離開！我錢照樣給妳。」

我立即拎起外套，倉促地遞錢給她，直奔樓下，搭計程車回公司。

忙到凌晨，才處理完回到金山街，在門外我卻望見自己三樓房間的燈亮著，忘記關燈已成習慣。

囿於生活充滿壓力，潛意識裡我想找一個正當的裡由獲得慰藉，此次荒謬的行徑，雖然半途作罷，但也稍解「一晚寂寞」的惆悵。

一個人到底還可以多無聊？

有次下班後，一人踏入熟悉的街角，眼角餘光掃視，確認不會有熟人看見我的一舉一動，於是邊走邊喝珍奶，一陣冷笑，回到套房，端詳一隻螞蟻在地板盲目亂竄，乍然畏葸不前，左思右想，復又前進，我把它輕輕吹至牆角。我想，哪裡有食物，哪裡就有希望。

已經許久未與振文見面，他的窗簾始終闔閉，傳 line 給他，未讀未回，也不接電話。某日我過去找他，樓下房東說他早已搬走，因為他涉嫌詐騙，債主和警察都在找他。我說他是園區高階工程師怎麼可能？房東說：「你也被騙了！他只是一個電子廠作業員，哪是工程師！」這遠遠超出我的想像，頓然覺得力氣明明還在，但要怎麼操縱身體，瞬間忘記，就像為了揪出某些 bug，熬到深夜，筋疲力竭，視野一片茫然。

借給他的兩萬塊是他的自尊，我不要了。

近來我又在忙著 Debug，詳查排除所有的錯誤與隱患，深怕

又要推舟於陸，曠日徒勞。繁多的變因、無能的揣測，軟體程式與系統，如同人一樣不完美，總會出問題，難免有缺陷，存在著看不見的 bug，很多過錯或謬誤，往往很難事前預知或事後彌補。

可是偏偏，人們總是牢牢記得那些最不可能出錯的敗事。我揉著眉心，又想起了振文。

# 何志明

## 個人簡介

喜好文學，從事文字接案工作，目前並於弋果美語補習班等補教機構，擔任補教老師。不介意時光一直老去，只是不想要一直站在原地。仍然以為過於在意的東西，永遠不屬於你。曾獲林榮三、新北市、臺中、桐花、打狗鳳邑、竹塹、夢花、吳濁流、磺溪、玉山、宗教、蘭陽、桃城、馬祖、浯島、瀚邦、後山、菊島、大武山、兩岸金沙書院散文……等文學獎獎項。

## 得獎感言

遇見一件困難的事，不斷地詢問自己，為什麼在尋找答案；看懂一篇小說，比寫好一篇小說更加困難，而很多小說都看不懂，因為只看題目沒看內容；暈黃的夕光仍然照映在我舊日的路上，我只是剛好經過而已。

身為文字的農夫，看起來有點傻氣，其實，好朋友們都在近處，一年手機貼圖聯絡好多次，卻不會再相見。感謝承辦單位與評審們。

## 短評

鍾文音

這篇小說帶著一種理工男的異質世界，將封閉的網路工程師的困境藉著（Bug）巧妙隱喻而出，幾個簡單的人物就輕易地將我們帶到理工男的寂寞芳心，此為小說迷人之處。偶爾小說會冒出些名作的金玉良言，看似低階作態，但也是一種對比寫法，將理工男渴仰文藝洗滌的一種嘲諷調侃。

作者熟悉其筆下世界，深切打撈小說現場。軟體工程師日夜待命，只為了找出網路的 Bug，於是他們的生活因封閉也如蟲洞穴居人般，經常被騙的人就屬和世界斷裂的封閉者，作者最後也如此設定，一個竹科園區的高階工程師竟不過是個電子作業員，被揭穿的現實，有如：「存在著看不見的 Bug」，中毒的電腦，有如有缺陷的人生。小說現實感強烈，以多重空間（網路、公司、醫院、房間、養生館、葬禮、星巴克、電話、街角）串流，逐步帶出情節，勾勒人生徒勞況味，開機當機，不斷反覆，如躲在程式的漏洞。但敗事也因其深刻，而被我們記得特別牢。小說敘事至此，刻意卻又不刻意。